

#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 瓦尔登湖 ✿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戴维·梭罗



#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瓦尔登湖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戴维·梭罗

藏书章  
孙胜忠 注 释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美)梭罗(Thoreau, H. D.)著;孙胜忠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

ISBN 7-81080-802-8

I. 瓦… II. ①梭… ②孙… III. 英语-语言读物, 散文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5825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杭 海**

---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

**书 号:** ISBN 7-81080-802-8 / I · 095

**定 价:** 12.5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前言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是美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和翻译家,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其代表作《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被公认为美国文学最优秀的经典作品之一。

梭罗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康科德地方虽小,却是当时美国令人振奋的文化中心,梭罗生于此,卒于此。他自小家境贫寒,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地方院校学习经典著作,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离家数英里外坎布里奇市的哈佛大学,他靠几位亲属的接济和在闲暇、度假时做零工、教书等过着节俭的生活。在这里,他对自然史、宗教、各种经典以及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很感兴趣,并开始写日记。这些日记是他观察和思考的结晶,在他去世后被整理出版,构成了他一生著述的最大组成部分。他于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这一年,他的康科德邻居爱默生发表了著名演讲《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爱默生及这篇演讲成了梭罗早期的向导。次年,他在家乡的康科德讲堂(*Concord Lyceum*)作了平生第一次演讲,后来又在缅因、费城等地进行演讲,但从未达到爱默生同听众进行交流的那种水平。在旅行中,他交友甚广,所结识的人包括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人。他和爱默生两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惠特曼的才华。受超验主义俱乐部精神氛围的感染,他逐渐融入其中,并成为重要成员。这个非正式的超验主义团体创办了思想理论刊物《日晷》(*The Dial*, 1840—1844),梭罗从他的《日记》中抽取一部分在《日晷》上发表,并撰写过有关自然史和哲学的研究论文,他的许多最佳诗作也发表在该刊物上。1838年他同兄弟约翰创办了自己的学校,以运用超验主义者的进步教育方法而闻名,但他想成为诗人,因此当爱默生邀请梭罗同他及其家人同住时,梭罗接受了。实际上,他于1841—1843和

1847—1848年间曾两度和爱默生住在一起,在此期间干一些家庭杂务,并在爱默生出国期间替他看家。在康科德村庄,他靠干一些零活,替别人勘定土地和管理父亲的铅笔厂等养活自己,与此同时,正如《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生活经历和不断的阅读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对十九世纪风靡美国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表示不屑,甚至愤怒。所以,当他学会生产最好的铅笔时,立刻对此失去了兴趣,正如他所说的,“谋生是为了生存,而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人生在世支付生活所需的一种体面的手段而已。”<sup>①</sup>

1845年美国独立日那天,梭罗走出康科德,来到瓦尔登湖的小屋,开始料理他的这个家。他认为这一天对于他作为作家开始平生第一次重大行动具有象征意义。他步入林中,开始了著名的瓦尔登湖生活,在那里储存了思想和经验,并于1847年早秋离开此地时利用在这里的思想和体验开始了创作《瓦尔登湖》的漫长历程。然而,他进住小屋的初衷却是要写《河上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河上一周》是一本杂集,以七天的河上旅行作为框架来叙事,其中包括对自然的观察、对栖居在大自然中的动物与人类之间冲突的描写,还记录了他自大学时代起的所见所感。书的各章以日期为线索,记物和思考相互交织、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随意转换。这种“百宝囊”(grab-bag)式的写法是梭罗为取悦读者刻意而为,然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成功——在1849年印刷的一千本书中,只售出了大约二百本。但失败中也有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他学会了如何同读者交流,这为他创作《瓦尔登湖》打下了基础。

梭罗于1847年离开瓦尔登湖,因为他“还有好几种生活要过,不能再在那一种生活上花時間了”。这几种同社会和文学有关的别样的生活,与那种在瓦尔登湖“度假”的生活一道,决定了他未来15年的人生道路。<sup>②</sup>

梭罗是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家。在著述中,他关注精神生活,但也详细地记述了正在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事件:逃亡奴隶法案、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乌托邦式的改革计划、墨西哥战争(1846—1848)、约翰·布朗袭击哈珀斯渡口军火库、地下交通网(南北战争前帮助奴隶逃往北部或加拿大的行动)、新

① George Perkins, e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p. 474 ② Donald McQuade, et al., ed., *The Harper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4, p. 1357

电报和报纸发行量增长的影响、爱尔兰人迁往英格兰的移民潮、修建铁路对自然风光的改变、买卖一切(从用于冷却饮料的冰块到野浆果)等等。梭罗把这一切一一记录下来,并直接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1850年,国会通过了《逃亡奴隶法》,但梭罗置这个法律于不顾,通过地下交通网运送黑人,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奔向自由;185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的演说,为违抗这项法律叫好;1857年,梭罗在康科德会见了约翰·布朗,1859年10月16日,布朗占领了弗吉尼亚州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火库,两周以后,梭罗发表了《为约翰·布朗队长请命》的演说,再次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政府;在约翰·布朗被捕后,他召集邻居演讲,代表奴隶颂扬他的英雄行为;他拒绝交纳用于支持墨西哥战争的地方税,等等。

梭罗还到各地去旅游,亲身体验那里的山水和民情。他前后三次前往缅因州,并将在缅因州同印第安人的交往经历和对山水林木的体验发表在杂志上,这些文字于1864年集辑成书,以《缅因州的森林》为名出版。他四次去科德角、一次到加拿大,并于去世前一年长途跋涉前往明尼苏达州。除明尼苏达之旅以外,他每次出游后都有著作出版,《科德角》(Cape Cod, 1865)和《加拿大扬基佬》(A Yankee in Canada, 1866)等就是这些旅游的产物。

除了参加政治活动和旅游以外,梭罗的社交活动也很频繁。虽然他说一个人独处时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他同康科德和波士顿的文人雅士过往甚密,与报纸编辑和图书出版商经常联系,还要和为他安排演讲事宜的人打交道,因此日常生活是繁忙的。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忙碌的人竟然还有时间来沉思冥想简朴的生活、永恒和普遍的真理。

“梭罗深受他所处时代的气息的感染,对当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笃信不移。他熟谙印度教经籍……对其中的神秘主义尤其心领神会。”<sup>①</sup>他对中国的经典,如《论语》、《孟子》等,也颇为熟悉。(这一点,读者在阅读《瓦尔登湖》时一定会深有体会,也是我们理解的难点之一。为了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中的障碍,笔者对此尽可能地作了详注。)

梭罗是个梦想家。典型的美国梦存在着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极,梭罗站在理想主义的一极,极力抵制实用主义。他的诗歌、散文和人生充满热情奔放的思想火花和抒情诗般的宁静。爱默生曾宣称

①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67页

“他(梭罗)的传记就在他的诗里”<sup>①</sup>。但其作品中宁静的个人主义并非说明他的生活也波澜不惊,其实他人生多劫,在个人生活中饱受挫折和丧亲之苦。他希望娶一个名叫埃伦·休厄尔(Ellen Sewall)的女孩为妻,他的长兄,也是他的朋友约翰同时表达了对埃伦的爱,但均被拒绝。两年后,时年27岁的约翰死于破伤风。他所热爱的姐姐海伦在36岁时也去世了。在马萨诸塞州,许多邻居,甚至一些超验主义者都视他为极端分子,尤其是在公共和经济问题上;即便是爱默生在性格上也和他存在着痛苦的冲突。因此,可以这么说,在同大自然的“神交”中,梭罗的感情生活是丰富的,而在同周围人的交往中,他的精神生活是孤独而苦闷的。

从1855年开始梭罗的健康就每况愈下,他最终于1862年死于肺结核。

## 二

梭罗英年早逝,卒年44岁,生前出版的著作较少。他曾宣称:“我的一生原本是我写就的一首诗,可我不能既活着且能吟颂它。”这表达了他独特的困境。<sup>②</sup>

《瓦尔登湖》于1854年出版,从动笔到最后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花了五年时间整理1845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居住期间收录在他日记中的材料,经过极其认真的努力——修补、誊抄、改写和重抄,终于驾驭了一种自然而优雅的语言,并大大加深了对美国社会荒诞性的认识,提高了自己的洞察力。作品出版后,他的朋友对书中的神秘主义和社会理论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而绝大多数人过分拘泥于梭罗话语的字面含义,对《瓦尔登湖》的态度不冷不热,它也几乎没有得到评论界的关注。这部经过多年酝酿而成的杰作还要等待将近8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认识到它那追求美好生活的计划多么先进。

<sup>①</sup> George Perkins, et al., e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Shorter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5, p. 475      <sup>②</sup> George Perkins, et al., e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Shorter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5, p. 474

《瓦尔登湖》兼有自传、小说和社会批判的性质，是一部高度个人化的作品。在书中，梭罗主张过一种简朴、自给自足的生活以摆脱自我强加的社会和经济义务，寻求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以矫正日益加剧的社会工业化带来的压抑和麻木。尽管许多人把它看作是描写自然的书，但书中梭罗对自然的思考远多于他对自然的描写。

梭罗作品的整个结构是按照季节变化和自然经验的自由流动来安排的。“由夏到秋至冬，而经过严酷的冬寒之后，复又回到万物复苏的春天：湖面隆隆作响，急欲融开；青蛙蹦跳，土鼠腾跃，松鼠唧唧，麻雀啁啾。整个宇宙似在解冻，处处一派生机。”作家貌似写景，实为以景状人。书的结构框架也似寓言，旨在表达作者的一个信念，即“人的天性纯洁，只要肯于付出努力，便可达到完美境界。”“人体内含热能和神圣的种子，人虽可能堕落，但也能和大地死而复活一般，再生长出永恒的绿叶，‘在愉快的春天的早晨，恢复自己丧失掉的天真。’”<sup>①</sup>

梭罗的散文风格时而自然流畅，娓娓道来，时而又显得冗长、拖沓，需要有相当的耐心才能读下去，但他的话语中不时会透出一丝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如他在强调生活实践的重要和痛斥学院式教育的迂腐时这样写道：“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走老路子，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授、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却从不用肉眼来观察；研究化学，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是如何做成的，……去寻找海王星新的卫星，却不去找一找自己眼里的尘埃，……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习，并且只被灌输了政治经济学，而与哲学是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却没有在我们的学院里认真地教授过。其结果是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赛<sup>②</sup>，却使父亲无法挽回地陷入债务中。”（“经济”）这些话不无嘲讽的意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的真知灼见，对照当今之教育现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梭罗在书中采取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在大的结构上，以叙述为主，但每当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他便由此生发开来，不厌其烦，滔滔不绝，产生一连串的联想，大发议论，这大概就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①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64页 ② 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赛（Adam Smith, David Ricardo, and Jean Baptiste Léon Say）：三者均为经济学家



Stevenson)斥其为“道学先生”(prig)的原因之一。一番议论之后,他常常突然收笔,继续先前的叙述。

### 三

在《瓦尔登湖》中,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没有冲突,没有对立,没有地位高下之分,有的只是作为自然之一员的人的身心愉悦。对梭罗来说,自然“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是宇宙万物所有的细节的综合;它不仅以健康的形象对立于病态的社会,也是人认识宇宙的完美细节,最终达到精神升华,融于超验真理,展示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的场所”<sup>①</sup>。而在他的作品中“社会不是描摹的对象,而是批评的对象,是否定的出发点”<sup>②</sup>。对充满铜臭味的商业社会,梭罗深恶痛绝,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工具的工具了。他声称“商业诅咒它所经营的一切,即使你经营天堂的福音,也摆脱不了商业对它的全部诅咒”。(“经济”)他认为习惯于买卖的商业气息会毁了美国人的性格,当务之急是要发现其他可供选择的道路。道路之一就是回归自然,只有在自然中人的心灵才能得到净化,才能摆脱奢华的物质生活的侵蚀,才能过一种“真正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没有物质上的富有,却能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他说:“如果我们愿意过简朴而明智的生活,那么一个人要在世间谋生并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种消遣。”(“经济”)这也许就是他到瓦尔登湖去的真正原因之一。

对于教育,梭罗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真正的教育意味着深入生活、置身于世界中,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在其中发现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自己办学时却说“我教书不是为了同胞们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生计”,(“经济”)这说明梭罗是诚实的。他还强调人要独善其身,认为每个人都要找出并坚持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经济”)这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在他的“论公民之不服从”(“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一文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他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是要服从法律或规章制度,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机构化的组织,进而达到“无治无为,政府最好”的极至。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潘恩等人的思想,潘

① 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② 埃默里·埃里奥特等著,《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第172页

恩在《常识》(Common Sense)中有句名言:“政府,即使是最好的政府,也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罪恶(a necessary evil)。”<sup>①</sup>此外,他还反对施舍,认为慈善会滋生懒汉:“每当我想在这方面(指帮助穷人)试一下,……甚至已经提出了我的帮助,可是这些穷人却全体一致毫不犹豫地都愿意继续贫穷下去。”(“经济”)

梭罗的思想和行为时常是矛盾的。如,他对大自然情有独钟,却又说“我们不妨略对大自然不予考虑,因为她已经老了。”(“读书”)在“论公民之不服从”中他说:“一个人并没有当然的义务去消灭任何不公平,即便这是最大的不公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不是要使它变得更好,更适合于生活,而是要在其中生活,不管它好不好。”但他个人的行为往往具有喻世的意味和榜样的意义。因此,可以这么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发表《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的演说、帮助奴隶逃亡、为布朗的被捕而呼号等许多行为就是有力的证据。他虽然坚持认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主要事情,但又说假如把这事情办好了,也就必定从根本上纠正了最大的不公正,只要以最恰当的方式去进行自己的事,有关我的事,那么“一个人就可以使美国政府屈服于他的意志”。表面上看来,“梭罗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使自我在自然界中感到自在,一切其它的活动都附属于这个唯一的追求”<sup>②</sup>,但实际上,他并非是为了自己,而主要是为了社会,做好自己的事是手段,改造社会才是目的。

对梭罗其人其作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且多有矛盾之处。早在他的葬礼上,他的朋友爱默生就表现出既钦佩又失望的情绪,一方面赞叹他的独特性格,另一方面又痛惜他没有能完全展示自己的才华。后世的评论者中,有人因他对林中生活的精彩描写而把他归入描写自然的作家之列,有人因他记录了新英格兰的一些富有奇趣的事件而把他说是收集轶事趣闻的人,19世纪末,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和印度的甘地称他为社会改革者,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许多人把他视为孤独的挑战者、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或是热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当下人

① 参阅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页

② 埃默里·埃里奥特等著,《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第325页

英美文学名著选读

VII

们更是把《瓦尔登湖》当作所谓生态文学的范本来解读……总之，人们各取所需，对梭罗作了各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评价。最近的研究更注重梭罗的散文风格和他丰富而有力的文学想像力，这就恢复了梭罗作为作家的本来面目。但无论评价怎么多变，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瓦尔登湖》作为美国文学的一部杰作的地位无可动摇。

《瓦尔登湖》是梭罗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美国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sup>①</sup>。该书所反映的超验主义的基本思想，以及“论公民之不服从”中阐述的个人主义观点均已成为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50年前梭罗所说的许多话仿佛是当代人的真实写照。他说“大多数人……满腹人为的忧虑，满手不必要的粗活，结果无法采摘人生更加美好的果实”。（“经济”）那些在忙忙碌碌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们不妨静下来想一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即，人活着是为了工作，还是工作是为了活命？在当今浮躁之风日盛的社会中，只可能批量生产匠人，而不可能产生艺术家，正如梭罗所言：“当今之时，只有哲学教授，而没有哲学家。”此言极是！“然而，当教授是令人称羡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曾是令人羡慕的。当哲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思想，也甚至不仅要创立一个学派，而且要如此热爱智慧，以致在智慧的指引下过简朴、独立、大度和信任的生活。”（“经济”）

梭罗在“结论”一章中写道：“无论你的生活多么简陋，你都要面对它，度过它；不要回避它，不要恶语诅咒它。它并不像你那么糟糕。你最富裕时看起来倒是最穷。爱挑剔的人即使在天堂也会找到错。热爱你的生活吧，尽管它很贫穷。就是在贫民院，你或许也会有愉快、兴奋、光辉的时刻。”这段话反映了梭罗的生活信条：生活越简朴，人的精神也许会越崇高。人要尽可能地降低物质欲求，以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到瓦尔登湖度过两年简朴的生活正是为了实践和证实这一信条。当那些追求物质刺激，总想玩点新花样，换伴侣就像换衣服似的人听到梭罗下面这段话时不知作何感想：“像圣人那样，对待贫困如同栽培园中的花草。无论是衣服还是朋友，都不要伤透脑筋去求新的。转向旧的；回到那里去。事物不变；我们在变。卖掉你的衣服，留住你的思想吧。上帝会确保你不会孤独的。”（“结论”）在物欲横流

① 常耀信，《美国文学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第260页

的今天,梭罗的这番话是显得迂腐还是切中时弊,我想清醒的读者自有公论。而当一个人从灯红酒绿,推杯换盏的宴会上归来时,听听梭罗怎么说:“我坐在美酒佳肴丰盛的桌旁,受到献媚、巴结的款待,可那里没有真诚和真理;当我离开那冷淡的餐桌时,却感到饥肠辘辘。这种殷勤冷若冰霜。”(“结论”)读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感同身受。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物质生活的极端鄙视和对物质文明进步的全然否定,以及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等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他作品中所反映的对破坏自然环境和滥杀野生动物等现象的谴责,在当今社会却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在书中所倡导的人应当按自己的良心行事、个人意志应该受制于“更高的法则”,即理想的道德境界,在“以德治国”的今天对我们不乏启示意义。

《瓦尔登湖》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传世名作。作者对物质欲求的摒弃、对精神追求的推崇,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读起来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反拨。读《瓦尔登湖》,我们仿佛置身于神奇、优美的大自然中,徜徉在湖光山色里,漫步在山野幽林之间。它可以让我们暂时脱离那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世界,在紧张和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偷得片刻的“闲”来,隐身于天地万物之中,悠然自得,这对身心疲惫的当代人实在是一种心灵抚慰。也许作者是对的,只有置身于自然中,人才能达到精神和心灵的升华。当然,它的重要性及其背后的深刻含义一定远不止这些,但已无须笔者在这里饶舌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细心地体会吧。

读者朋友,让我们相约在瓦尔登湖畔,领略那里的湖光山色和梭罗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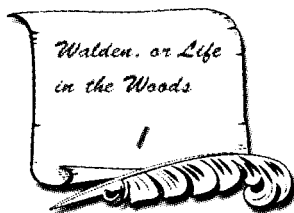
孙胜忠

2002年9月6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 CONTENTS

1. Economy .....	1
2. 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	69
3. Reading .....	85
4. Sounds .....	95
5. Solitude .....	110
6. Visitors .....	119
7. The Bean-Field .....	132
8. The Village .....	143
9. The Ponds .....	148
10. Baker Farm .....	170
11. Higher Laws .....	178
12. Brute Neighbors .....	189
13. House-Warming .....	201
14. Former I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 .....	215
15. Winter Animals .....	227
16. The Pond in Winter .....	236
17. Spring .....	249
18. Conclusion .....	265

## Economy



When I wrote the following pages, or rather the bulk of them<sup>①</sup>, I lived alone, in the woods,

a mile from any neighbor, in a house which I had built myself, on the shore of Walden Pond, in Concord, Massachusetts, and earned my living by the labor of my hands only. I lived there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At present I am a sojourner in civilized life again.

I should not obtrude my affairs so much on the notice of my readers if very particular inquiries had not been made by my townsmen concerning my mode of life, which some would call impertinent, though they do not appear to me at all impertinent, but, considering the circumstances, very natural and pertinent. Some have asked what I got to eat; if I did not feel lonesome; if I was not afraid; and the like. Others have been curious to learn what portion of my income I devoted to charitable purposes; and some, who have large families, how many poor children I maintained. I will therefore ask those of my readers who feel no particular interest in me to pardon me if I undertake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in this book. In most books, the I, or first person, is omitted; in this it will be retained; that, in respect to egotism, is the main difference. We commonly do not remember that it is, after all, always the first person that is speaking. I should not talk so much about myself if there were anybody else whom I knew as well. Unfortunately, I am confined to this theme by the narrowness of my experience. Moreover, I, on my side, require of every writer, first or last, a simple and sincere account of his own life, and not merely what he has heard of other men's lives; some such account as he would send to his kindred from a distant land; for if he has lived sincerely, it must have been in a distant land to

---

① or rather ... of them: 更确切地说其中的大部分

me. Perhaps these pages are more particularly addressed to poor students. As for the rest of my readers, they will accept such portions as apply to them. I trust that none will stretch the seams in putting on the coat, for it may do good service to him whom it fits.

I would fain<sup>①</sup> say something, not so much concerning the Chinese and Sandwich Islanders<sup>②</sup> as you who read these pages, who are said to live in New England; something about your condition, especially your outward condition or circumstances in this world, in this town, what it is,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hat it be as bad as it is, whether it cannot be improved as well as not. I have travelled a good deal in Concord; and everywhere, in shops, and offices, and fields, the inhabitants have appeared to me to be doing penance in a thousand remarkable ways. What I have heard of Bramins<sup>③</sup> sitting exposed to four fires and looking in the face of the sun; or hanging suspended, with their heads downward, over flames; or looking at the heavens over their shoulders "until it become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sume their natural position, while from the twist of the neck nothing but liquids can pass into the stomach"; or dwelling, chained for life, at the foot of a tree; or measuring with their bodies, like caterpillars, the breadth of vast empires; or standing on one leg on the tops of pillars — even these forms of conscious penance are hardly more incredible and astonishing than the scenes which I daily witness. The twelve labors of Hercules<sup>④</sup> were trifl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which my neighbors have undertaken; for they were only twelve, and had an end; but I could never see that these men slew or captured any monster or finished any labor. They have no friend Iolaus to burn with a hot iron the root of the hydra's head, but as soon as one head is crushed, two spring up.

I see young men, my townsmen, whose misfortune it is to have inherited farms, houses, barns, cattle, and farming tools; for these are more easily acquired than got rid of. Better if they had been born in the open pasture and suckled by a wolf, that they might have seen with clea-

① fain: [古语](用在 would 后)欣然,乐意地 ② Sandwich Islanders: 桑威奇群岛人,即今天的夏威夷群岛人 ③ Bramins: 婆罗门,印度种姓制度的第一等姓 ④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在古典神话中,英雄赫拉克勒斯被差遣去执行十二项艰巨的任务,任务之一就是割去九头怪兽的头。相传割去九头中任何一个,便会生出两个头。在伙伴依俄拉斯(Iolaus)的协助下,赫拉克勒斯才得以完成此项任务。当赫拉克勒斯割下九头兽的头时,依俄拉斯就把这些头的残余根部烧焦,这样它们就长不出来了

rer eyes what field they were called to labor in. Who made them serfs of the soil? Why should they eat their sixty acres, when man is condemned to eat only his peck of dirt?<sup>①</sup> Why should they begin digging their graves as soon as they are born? They have got to live a man's life, pushing all these things before them, and get on as well as they can. How many a poor immortal soul have I met well-nigh crushed and smothered under its load, creeping down the road of life, pushing before it a barn seventy-five feet by forty, its Augean stables<sup>②</sup> never cleansed, and one hundred acres of land, tillage, mowing<sup>③</sup>, pasture, and woodlot! The portionless, who struggle with no such unnecessary inherited encumbrances, find it labor enough to subdue and cultivate a few cubic feet of flesh.

But men labor under a mistake. The better part of the man is soon plowed into the soil for compost. By a seeming fate, commonly called necessity, they are employed, as it says in an old book, laying up treasures which moth and rust will corrupt and thieves break through and steal.<sup>④</sup> It is a fool's life, as they will find when they get to the end of it, if not before. It is said that Deucalion and Pyrrha created men by throwing stones over their heads behind them<sup>⑤</sup>:—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sup>⑥</sup>

Or, as Raleigh rhymes it in his sonorous way, —

“From thence our kind hard-hearted is, enduring pain and care,  
Approving that our bodies of a stony nature are.”<sup>⑦</sup>

① Why should they ... peck of dirt?: 人明明注定只能享受一小块土地,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吞嚥六十英亩地呢? condemn: 迫使处于不幸(不愉快)的状态; peck: 啄, 凿; 一小口的量, 此处喻指一小块地 ② Augean stables: 奥吉亚斯的牛厩。在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King Augeas)养着三千头牛,牛厩三十年没有打扫,后来赫拉克勒斯(Hercules)引阿尔甫斯河水,一天就把它冲洗干净了 ③ mowing: 牧草地 ④ By a seeming ... and steal.: 此处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an old book”指基督教《圣经》 ⑤ It is said ... behind them: 据希腊神话,丢卡利翁, Prometheus 之子,和皮拉, Epimetheus 之女,是夫妇。宙斯(Zeus)发洪水毁人类,两人得以逃脱。后来夫妇俩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石头变成男男女女,从而重新创造了人类 ⑥ Inde genus ... origine nati.: 系拉丁文,大意是“从此人成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徐迟译)拉丁引文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 43BC - 17AD)的长诗《变形记》(Metamorphoses) ⑦ From thence ... nature are.: 此英文译文出自罗利(Walter Raleigh, 1552 - 1618)的《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1614)。罗利,英国探险家、作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So much for a blind obedience to a blundering oracle, throwing the stones over their heads behind them, and not seeing where they fell.

Most men, even in this comparatively free country, through mere ignorance and mistake, are so occupied with the factitious cares and superfluously coarse labors of life that its finer fruits cannot be plucked by them. Their fingers, from excessive toil, are too clumsy and tremble too much for that. Actually, the laboring man has not leisure for a true integrity day by day; he cannot afford to sustain the manliest relations to men; his labor would be depreciated in the market. He has no time to be anything but a machine. How can he remember well his ignorance — which his growth requires — who has so often to use his knowledge? We should feed and clothe him gratuitously sometimes, and recruit him with our cordials, before we judge of him. The finest qualities of our nature, like the bloom on fruits, can be preserved only by the most delicate handling. Yet we do not treat ourselves nor one another thus tenderly.

Some of you, we all know, are poor, find it hard to live, are sometimes, as it were, gasping for breath. I have no doubt that some of you who read this book are unable to pay for all the dinners which you have actually eaten, or for the coats and shoes which are fast wearing or are already worn out, and have come to this page to spend borrowed or stolen time, robbing your creditors of an hour. It is very evident what mean and sneaking lives many of you live, for my sight has been whetted by experience; always on the limits<sup>①</sup>, trying to get into business and trying to get out of debt, a very ancient slough, called by the Latins *aes alienum*, another's brass<sup>②</sup>, for some of their coins were made of brass; still living, and dying, and buried by this other's brass; always promising to pay, promising to pay, tomorrow, and dying today, insolvent; seeking to curry favor<sup>③</sup>, to get custom<sup>④</sup>, by how many modes, only not state-prison offenses; lying, flattering, voting, contracting yourselves into a nutshell of civility or dilating into an atmosphere of thin and vaporous generosity, that you may persuade your neighbor to let you make his shoes, or his hat, or his coat, or his carriage, or import his groceries for him; making yourselves sick, that you may lay up something against a sick day, some-

① always on the limits: 拖欠总是到期      ② another's brass: 别人的钱      ③ curry favor: 求宠;拍马屁      ④ get custom: 拉生意